**Barbara (Bertold Brecht)**

我想了很久，該為這個故事取什麼名字。後來我想到要取名叫「Barbara」。我承認Barbara 本身只有在一開始出現，在整個故事裡面並不突出。但這故事沒有比「Barbara」更好的名稱。

Edmund人稱Eddi，200磅，是個多愁善感的人。只因為我們一起在Kurfürstendamm喝了幾杯調酒，而他的克萊斯勒又正好停在酒吧前，他就不講理地在晚上九點拖我到Lietzenburger街53號去找Barbara。儘管他一定知道Barbara「和劇場導演有一個重要的會談」。

我們按鈴進門，掛好大衣，看見Barbara一臉憤怒地朝我們來，並聽見她怒吼說：「你愚蠢的嫉妒心簡直快把我逼瘋！」接著把門一甩，然後我們發現，我們又站在樓下Eddi的克萊斯勒前。我們立刻上了車。

Eddi以高速行駛，像一陣疾風穿過兩道交錯的電流，挨著一位老婦人的下巴呼嘯而過，繞過一個保警，全速開過Halenseer橋。

在這整個期間他喋喋不休。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脂肪球，戴著古板的黑色帽子當作頭。在肉球的正中間，有支黑色的小排檔桿，在這根桿子跟帽子中間，所有東西被精密地填充在油脂裡面。他握著一個大方向盤，正以非常駭人且持續增加的速度朝著一片大森林的方向移動。

如同我剛說的那樣，這個肥球一路喋喋不休：「你看看，」他說，「不過是件小事。因為高度緊張引起的一點點失禮。但你看，就是這些瑣事！老實說，我已經受夠了。什麼叫做嫉妒？若說有人是不善妒的，根本不知道、也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，那非我莫屬了。我自然對卡巴萊戲劇的導演沒什麼好感，但這也要求過高了。當然她有權在自己家裡接待這樣的傢伙，而且還在晚上九點，穿著睡衣。」如果有人會尊重任何一種權利直到極限，那非我莫屬了。但Barbara簡直就太輕率了。我就只能這麼說。嫉妒！

「每當我在Barbara的衣帽間裡看到那種男用寬鬆大衣掛在那裡時，我的怒氣就難以言喻。當然不是因為那件大衣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但我對這一類帶著毛皮襯裡的大衣就是有種本能的反感，就連我自己穿的那件也讓我覺得噁心，但我早就不再表達自己的看法了。我跟你說，事情到此為止，夠了！」

當我們通過Halenseer橋，Eddi這樣說著。到了Grunewald他又扯得更遠了。這是一個灰濛濛的夜晚，充斥著令人討厭的霧，我原本想待在家裡。但Eddi還有很多話要說。

他有強烈的意圖要我搞懂他的人生觀，他要把他對這世界的想法全都告訴我。他毫不掩飾地跟我說著，並且以時速90公里的速度行駛在一條根本不存在的路上，一條只存在他幻想裡的路。他是一個很爛的哲學家，卻是一個傑出的司機，然而他的駕駛技術遠比他的思想更危險。他說：「人類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設計，是個尚未試驗過的錯誤設計，就像某些公司沒有花太多心思就把它們上市，用精美的鋁製外殼遮掩它的瑕疵。」但我看著眼前飛馳的松樹並有種感覺，這速度實在太快了。

為了使速度更快，Eddi又踩了一點油門，並告訴我他對於女人的看法。當他加速到時速100公里時，Eddi說女人就是這樣一種劣貨，因此他自問，她們的評價為何一直被置於其他那些更加值得信賴的寵物之上。她們這些太過簡單的東西，石膏牆！他緊咬著「石膏牆」這個詞不放，用在女性身上。他反覆地使用這個詞並補充說，它們正因其不可靠性而被消防隊禁止。接著時速來到驚人的110公里。

在匆忙之間﹝時速110公里！﹞，我無法去檢視Eddi針對女人的那些論點，但是那些在我眼前疾駛而過的松樹，看起來非常結實且格外耐用。

可怕的是，Eddi的憤世嫉俗長了一隻腳，踩在油門上，因為這隻腳移不開，我頂多只能針對這股憤世嫉俗來做些什麼。

因此午夜時分，在Wannsee、Postsdam和Grunewald等地之間一條沒有路燈的公路上，我開始對一團發了瘋的肥球，述說這世上的好處。因為我在這個情況下沒辦法深入討論細節，因此我簡單地跟他說，這世界上的所有萬物都是相對的，雖然我清楚，我們的速度無疑是絕對的。我們絕對不是以「相對的」高速邁向死亡。當我談論到「雨過天晴」這個主題的時候，我們正好從一個林木茂密的斜坡飛馳而下，而當我們最後向下駛過一片草原，我那關於「女性也有的一些優點」的言論，自然起不了多大作用。到了下面，Eddi又看得到馬路了，很快將車速提升到一個可以和他的絕望相比擬的程度。

我筋疲力盡，可以預見我們會在黎明時躺在某個現仍端直挺立著的里程牌下，而「我們」，指的是一部曾經是車的車、一個曾經存在的瘋子和這個瘋子的曾經的受害者。我氣炸了。

我們在沉悶的靜默中開了一段時間，至少有半小時，但車速絲毫不見減緩。Eddi又開下一段碎石坡，我衝口而出：「你亂開一通！」

這番嚴肅的話對Eddi造成很大的影響，他向來以傑出的駕駛技術聞名，這是他唯一擅長的事情。

他臃腫的身體發出一陣悶聲，那聽起來像是一隻象的嘆息，當有人告訴牠，牠虛弱到連一根草都拔不起來。

之後Eddi開到了時速120公里。

我們正開在一處多彎的路段，在通過每一個彎道時，Eddi都把油門踩到底。那裏沒什麼燈光，只有村莊裡看得見零星的小燈，從牛棚之類的地方透出來。藉著其中一盞的光源，我在微弱、迅速飛逝的光線中看見了Eddi的面孔：他帶著稚氣的臉龐上掛著一抹輕蔑的微笑，這張臉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。

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樹林深處，引擎故障了，Eddi踩油門，然後車子越走越慢。

Eddi踩離合器又繼續踩油門，然後車子不動了。車子裡完全沒汽油了。

Eddi下車，盯著油箱，查看備用的油桶，搖一搖，之後精疲力盡地坐在腳踏板上。在一片無邊無際的森林，一個肯定不會畫在地圖上的森林。這座森林一定是在相當東邊的地方，因為冷得像在冰窖裡一樣。

基本上我的故事到此已經結束了，我能再說的是，清晨時分，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莊裡有兩個男人推著一部克萊斯勒，其中那個瘦的，正跟另一個人說所有他對他的看法以及其他的，而另一個就像累得不成形的脂肪球，氣喘吁吁地推著車並且不時地發笑。

但那是個天真歡樂的笑聲。